

当代杂文选粹

第二辑 严秀 牧惠 主编

陈

泽

群

之

卷



第二辑

陈泽群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 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二辑）

陈泽群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谢 引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375 插页，2 字数，66000

印数，1——9120

ISBN7—5404—0189—3/I·136

统一书号：10456·322 定价：0.94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要不得的“家谱论”	1
良药一定要苦口的么?	4
有愧与无愧之间	7
墙里和墙外	10
“惹是非”说	13
“师”和“帅”	16
门外奇谈	19
“匕首”和“手术刀” ——小议杂文	21
“过瘾”说存疑	24
只缘身在现实中	27
从伯乐说到马倌	30
“无读”不丈夫	33
伯牙断琴别议	35
新官上任“三瓢水”	38
关于闲言碎语的闲言碎语	41
天下兴亡，辨子无责	43
精神食谱的安排	45

如闻二“老太”唠叨	48
不嫁单于君不知	50
人，该比熊猫聪明	52
秋扇赋	54
嗜书与爱文	59
忽然想到	62
“阔”与“摆阔”	64
正“西席”之位	67
此桥何尝飞架南北	69
盗泉之名	71
澄水洞游记	73
孙大壮的笔误	76
敬烟余话	78
排字工人的愤怒	80
想起了“双蒸饭”	83
另一种文凭兼荣誉证	85
“安全系数”辨	87
“谈虎”漫议	89
“查尿”精神礼赞	91
葡萄的酸甜	93
求索与索求	95
躲非上策	97
太空女教师的备课	99
吱吱冒烟的手榴弹	101

把鲁迅“工具化”的结果	103
“精神胜利法”新补	105
杂文，艺术地说清道理的艺术	107
再谈杂文的艺术性	109
改革者升沉的思考	111
算不算“宝贵”意见？	113
不劳远送	115
哭和拜	117
诸葛亮和皮匠	119
“听从安排”的今昔观	121
中庸之道与改革	
——试释鲁迅提书的一个问题	123
论“有争议人物”	128
编者后记	130

要不得的“家谱论”

鲁迅在《理水》这篇小说中嘲笑了躲在“文化山”上的一群“学者”。其中一个叫做鸟头先生的“考古学家”被“愚民”驳得无话可说时，另一个“拿拄杖的学者”便愤愤然来申斥“愚民”，并且要查考“愚民”的家谱，借以证明“愚民”是“遗传”的结果；可惜“愚民”没有“家谱”，鸟头先生们的研究落了空，扫兴得很。

这篇小说写于过去的时代，而且仅是“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故事”。在“愚民”翻了身的今天，“鸟头先生”和“拿拄杖的学者”一类的脚色是看不见了；可是对某些同志说来，这篇小说仍有实际的教育意义。

据我所知，三年前一位老工程师提出一个消灭铸铁砂眼和缩孔的建议，层层审查者对这项建议本身是否合理不感兴趣，一听到这位工程师是“吃洋面包长大，又参加过国民党”就断定他提不出什么好建议。这份建议就被打入了冷宫。但两年后一位苏联专家到工厂去，提出消灭铸铁砂眼和缩孔的意见，竟然和老工程师过去所提过的一样，实行了，效果很好。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刚由专业学校毕业的青年统计员，为了一个统计程序问题，和老资格的科长争论起来。这个统计员虽然坚持得有理，但遭到第三者的严厉训斥：“你才参加工作几天，就这样目无领导！”“你这种坏思想、坏作风要好好检查，联系你地主家庭出身的历史根源来检查！”

这位“家谱论”者的信条是：“不割断历史去孤立地考察一个人的积极性”。他又无师自通地引用了数学上“零乘任何数等于零”的公式作为他看人看事的根据，仿佛任何人只要出身不好或者过去犯过错误，也就是说“家谱”不好，就如同在这个人各方面条件的连乘式中乘入了一个“零”的因数，这个工作人员的一切好表现都不足挂齿了，谈不到培养、提拔、入党等问题了。

这种作法，往往使得出身不好或者曾犯过错误的人在工作中畏首畏尾、束手束脚，害怕出事故，而万一出了事故，更加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

毫无问题，任何工作人员的历史情况都应该弄得一清二楚，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但弄清楚之后，就得给以足够的信任，让他们在工作战线上大胆地奔驰。如果仅仅根据“家谱”来简单地判定一个工作人员的好坏，如果用“家谱论”的铁尺来限制工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那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犯罪，要不得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良药一定要苦口的么？

“良药苦口”，这是一句古话了，通常是被用以劝人耐心倾听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缺点的。对于吃药的人来说，既要病好，就要不怕药苦，但是，对于开药方的人来说，难道他所用的“良药”就只能是“苦口”的，不“苦口”就不能算“良药”么？我以为不是的，许多人就有过吃“甜”药也医好病的经验。

但却有人为了证明他的药确是“良”的，因而就故意弄得“苦”一些。帮助有缺点的同志的时候，据说是为了“批评就得象个批评样”，因此，就把本来可以平心静气说出来的意见，也有意弄得疾颜厉色，倘不如此，似乎就有“一团和气”之嫌似的。

听说过有一个工作人员，平时生活上不够紧张，而且工作上常出差错，这自然是应该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的，因此，每次工会小组会的时候，他都当了被批评的主角，工会小组长也认为“为了彻底教育他”，鼓励大家“展开严厉的批评”；因此，大家也就相率发言，确乎都很“严厉”。就这样，周周

如此，被批评者也就每周照例的“苦口”一次，渐渐的，他变得孤癖和怯于说话了，逢开工会生活会就如坐针毡，而缺点依然没有按批评者所希望的就能改好。倒是在很久以后大家才发现他家里经济困难，妻子闹病，欠债很多，这才引起主张“严厉批评”的人的同情，开始变为热情的分析与帮助他，这位被认为“屡教不改”的人，才感激而且心服，他算是甘心情愿地服下了带“甜”味的“良药”，终于改正了缺点。

这件事情说明了不一定要“苦口”的药才能医病的。

从来就没有人给批评的方式定下什么规格之类，正如医生总是按药性而不是按药味来给病人处方。批评人是为了教好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平心静气地批评”和“疾颜厉色地批评”对一般人都能达到治病的目的，为什么一定要“脸红脖子粗”才足以显示是思想斗争性强呢？对于思想上的病毒，固然不应“和平共处”，但思想斗争的方式应该是多样的，不象某些认为只有“苦口”才算“良药”的人想得那么简单，少林拳固然可以把敌人打倒，太极拳又何尝不能？

据说，全苏第二次作家大会时，许多报告和发言都象散文诗一样动人，这些报告和发言中也不乏批评的内容，照我们那些主张“批评就应该象批评

样”的人听了，也许大不以为然的，也许认为只有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才“象个报告样”吧。但，我以为，果如散文诗和大块文章都能够说明同一的问题，我倒是更喜欢听散文诗的。正如有病时总希望能得到和“苦药”有同样功效的“甜药”一样。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长江日报》）

有愧与无愧之间

早些时，我们厂的一位电焊工人病得快死的时候，医院发来病危通知书，并且附一封信说，他患的是一种名为再生性贫血的难治之症，又发觉得迟，只好天天给他注入两三百西西的血，暂时延续着那无望的一线生命……

在他弥留的片刻，我奉派代表我们工厂赶到病床去看了他。

他无力地握着我，眼里充满着预感到永别的泪水，声音细得象游丝，时刻被气喘所打断，然而，我听得出：——

“从部队才转业不久——技术是才上手——对生产没有什么贡献，——厂里为我的病花了许多钱，血很贵——我真是对不起大家，——我，——问心有愧……”

此后也是我经手替他办的后事。他是孤儿院长大的，唯一的亲属，就是他的一个远房姑丈，在清检他的遗物时，只有几套旧军装，其中一件较新的上衣口袋上，别着两枚他在军队时得到的奖章。我回厂后，和他同组的师傅们谈及生前的他，他们都

一致难过而又惋惜：“小魏这个人，年纪轻轻，听话、肯干，没啥说的！一个不该早死的好小子！”

于是我想，他留给我们的，虽然无形，但却不少；有他襟上的奖章为证，有他同组师傅的话为证。他向集体所要的，仅是几件旧军衣。固然为他治病也花过好些钱，但比起他那大有可为的生命来，这种为救他的生命而花的钱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无法比拟的。然而，他却说：

“我——问心有愧！”

这是一个平凡的解放军战士，一个平凡的青年工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生，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死。也许正因为他常常觉得自己给祖国贡献得还太少，也许正因为他常常以“问心有愧”这句话来策励自己，所以他一直到咽气之前，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贡献太少，而不是嫌得到的不多！

自称“问心无愧”的人，我们倒也遇见过的。买公债的时候，有人碍于面子，随众认购了几元，于是就急急地宣称：“国家发行公债以来，我没有一年‘躲’脱过的，真是问心无愧！”有人把自己能按时上班下班也算是“问心无愧”。有人把工作弄糟了，但解释道：“天地良心！我动机却是好的呀，要怎么说都可以，我可问心无愧！”有人为自己竞逐豪华而辩解道：“想当年，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过几天舒服日子，可也问心无愧！”

总之，一句话，他们认为自己为革命付出了许许多多，操了许多心，吃过许多苦；现在伸手要点利息，于理，说得过去；于情，“问心无愧”！

有愧与无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各人如何登记与革命之间的收支账。上面说过那位已死的战士和工人，他似乎就只记下集体给自己的恩惠；因此，他满意地活着，感激地死去。那些惯于把自己的贡献用显微镜扩大又扩大的人，那些自称“无愧”的人，最好也能跟这位自认“有愧”的工人比比看，倒底谁该有愧，谁该无愧？

（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长江日报》）